

休斯敦世乒赛拿铜牌“下班”后

倪夏莲要回卢森堡种菜了

休斯敦世乒赛，58岁的倪夏莲携手搭档杀入女双四强，时隔36年再站上世乒赛领奖台。

无论是女双半决赛输给孙颖莎/王曼昱，还是女单第三轮输王艺迪，都没有影响倪夏莲的心情，她面带微笑，向观众挥手致意，然后走到场边与丈夫托米·丹尼尔森拥抱。

在大多数人憧憬退休的年纪，倪夏莲依然享受比赛。“我觉得挺好，不是每个奶奶都能打球。”

田园生活悠闲自在

倪夏莲位于卢森堡的家中，有几块不小的地，前院种花，后院种菜。今年，倪夏莲种得尤其多，院子里果树都有十几棵，她形容“像花果山一样”。

结束每天两个小时的训练，倪夏莲最喜欢打理花园，把它弄得整洁漂亮，这是她享受的田园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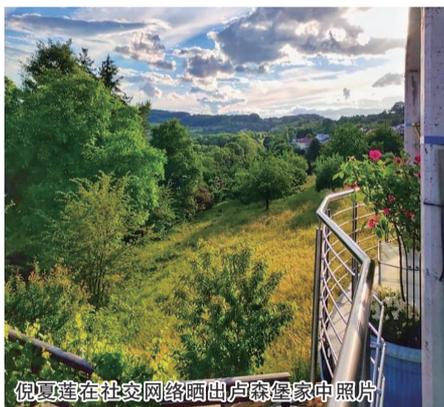
在卢森堡，买一棵蔬菜苗要5欧元，不过倪夏莲种了很多，好玩又好吃，她喜欢见证生命慢慢成长，哪怕只是几棵蔬菜。

这些菜成熟了之后，她会把它们送给亲戚朋友，如今她90岁的母亲，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还有外甥，一大家子二十几号人都从上海搬到了卢森堡。

倪夏莲的家位于卢森堡第二大城市埃特布鲁克市，由于倪夏莲为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作出过贡献，市长特批给她这块700平方米的住宅地，其样式和布局都是按照倪夏莲要求建造的。

她的家中常年插着鲜花，温馨而富有生机。这座房子里还有不少中国元素，比如画着山水画的瓷花瓶。在家里，她和丈夫托米·丹尼尔森经常做饭，“中餐西餐换着来，我们都爱做饭”。她经常包上海馄饨，荠菜馅儿的，这在卢森堡并不好找。

卢森堡是个小地方，小到几乎全国所有人几乎都认识倪夏莲。今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，倪夏莲提着大包小包回卢森堡，然后把从东京带回来的礼物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再一一送给大公、各位部长、医院工作人员，他们都一直在支持倪夏莲的乒乓事业。



事业第二春，婚姻亮红灯

1986年，23岁的倪夏莲结束了国家队生涯，人生面临重大的转折。仅仅三年前，她还在世乒赛上拿到女团冠军和混双冠军。然而到了第38届世乒赛之后，倪夏莲不仅失去了主力位置，还变成了陪练。深思熟虑后，倪夏莲退出了国家队，进入上海交大读书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国内掀起一股“出国热”，倪夏莲也赶了一把潮流，1989年她和丈夫林宏伟远赴德国，与拜耳公司俱乐部签约。打遍德国无敌手的状态，让倪夏莲接到了众多欧洲国家的邀约，最终她选择了卢森堡。

刚刚到卢森堡，倪夏莲就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善意，埃特布鲁克市市长彼得·克劳斯在边境关口久候多时，刚刚见面给了她一个大大

的拥抱。那一刻，倪夏莲仿佛重新看到了希望。

“卢森堡本来想让我当教练，那年我26岁。”倪夏莲说，“后来他们意识到我还能打，我也觉得如此，于是就重新拿起球拍，十几年之后我依然很能打。”

在卢森堡，倪夏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，电视、电台和报纸经常报道她的消息，连过生日都上过报纸。1991年，倪夏莲准备要生孩子，她以为自己可能会被放弃，没想到卢森堡方面这样答复：生完孩子会打得更好。

倪夏莲形容自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“我骑自行车，他们都怕我摔倒，3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我。”有时倪夏莲去商场买护膝等东西，老板不要钱，称赞她为卢森堡做了贡献。

有一次，一个汽车品牌在卢森堡做活动，一等奖就是和倪夏莲打球一小时。

作为卢森堡国家级运动员，她受到卢森堡大公近十次接见，受邀参加王宫宴会，2018年卢森堡的国务会议邀请社会名流参加，倪夏莲也受邀出席。

倪夏莲没有辜负卢森堡的厚望，1996年她击败匈牙利选手巴托菲，拿到欧洲十二强的冠军，这是卢森堡第一个乒乓球国际大赛的冠军。之后，倪夏莲连续两年蝉联，并在1998年获得了欧洲女单冠军。

从1998年开始，倪夏莲进入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，连续三年世界排名进入前五，终于在2000年圆了奥运梦，最终37岁的她还杀进了16强。

然而就在倪夏莲准备回归家庭时，她和林宏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

托米会包容她的无理取闹

陪伴倪夏莲走出至暗时刻的是托米·丹尼尔森。托米曾代表瑞典参加比赛，七十年代后期，托米在澳大利亚有过一段婚姻，九十年代，他重回欧洲，并取得了德国国籍。

1994年，托米成为卢森堡国家队的主教练，被倪夏莲的表现深深吸引，为了看她的比赛，曾经驱车2000多公里，从汉堡赶到意大利，在他看来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倪夏莲。

“那个时候我是教练，在我眼里她只是一个球员。”托米说，“最初我们每天的接触就是训练比赛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更没有想到会组成一个家庭。后来能走到一起，都是顺其自然的事了。”

倪夏莲承认，托米成就了自己。“他比大多数人了解比赛，当然他也很了解我。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。”

2002年，倪夏莲和托米走入婚姻殿堂，生下女儿席琳。至今托米还记得女儿名字的由来，“有一次我们一起去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夏莲被感动了，不停地哭。我跟她说，别伤心，你那么喜欢，我们也生一个孩子，就叫席琳。后来我们果真有了一个女儿，就取了一个和席琳·迪翁一样的名字。”

就这样，倪夏莲与前夫的儿子威利还有托米、席琳组成幸福的四口之家。对于夫妻相处之道，倪夏莲说道：“我有时无理取闹，他都可以忍受，并始终保持风度。所以我很佩服他，自然从内心去接受他。”

如今，作为倪夏莲的教练，托米常常陪伴倪夏莲在全世界征战。儿子威利成为一名康复治疗师，经营一家运动康复诊所，18岁的女儿读高中。

在家里，倪夏莲和其他妈妈没有太多区别，



倪夏莲与丈夫生活照

有一次大儿子跟诊所病人提起自己的妈妈是乒乓球运动员，“看到对方的表情，才知道妈妈是不一样的”。

卢森堡给了她很多“特权”

北京奥运会之后，倪夏莲觉得该休息了，世界大赛都打过了，也没有拿牌希望。

然而卢森堡乒协仍然恳请倪夏莲出山，毕竟这个国家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寥寥无几。倪夏莲考虑再三，还是应承下来，她的想法是帮助别人，也是帮助自己。自身价值得到肯定，倪夏莲找到了继续打球的动力。

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倪夏莲带着一双儿女参观了奥运村，看着两个孩子乐在其中，她比自己拿到好成绩还开心。

“奥运会是难得的机会，让他们知道了妈妈在干什么，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他们说，妈妈，你要多打比赛，我们要多来。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我。”

每当倪夏莲萌生挂拍念头时，卢森堡乒协总是恳求她继续坚持。倪夏莲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，只要继续打球，乒协就能拿到奥委会的拨款，支持更多的孩子打球，因此她无法拒绝这样的盛情邀请。

为了打消倪夏莲的后顾之忧，卢森堡相关部门把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全部接了过去，同时给予她最大的自由度，不再兼职教练，不需要每天去国家队训练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
养生乒乓吃上海启蒙训练老本

另一方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乒乓球的包容性让倪夏莲越来越着迷，“每次真正想要离开的那一刻，心里面总会有些不舍。”

而与爱人并肩作战、有女儿陪伴，与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，让倪夏莲没有后顾之忧，也是她坚持到现在仍不退役的原因，“我的妈妈90岁身体健康，两个孩子也不用我花太多心思，如果没有这样好的生活环境，我也不可能打到今天。”

就这样，在家人和卢森堡乒协的支持下，倪夏莲一直坚持了过来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她成为卢森堡代表团的旗手。

参加里约奥运会时，倪夏莲跟网坛天王德约聊天，当倪夏莲表示自己没有受过伤，德约非常惊讶。

其实能做到这一点，倪夏莲的秘诀就是“养生乒乓”，“我的动作比较合理，还有我训练不是很多，累了就歇，在这个年龄，健康、家庭更重要，有空的话就打一打。”

谈及她为何至今还能保持欧洲一流水准时，倪夏莲非常坦率，“我在上海接受的乒乓球

启蒙教育，在国家队经历的高水平训练，才是关键。说得更简单一些，就是一直吃老本呗。”

倪夏莲还喜欢和年轻一代分享经验。“这是一种很棒而且有趣的关系，”倪夏莲说，“他们听了很多关于我的故事，我扮演了很多角色，我是一个妈妈，一个姐姐，一个阿姨，一个老师或者教练。”

2019年明斯克欧锦赛，倪夏莲拿到铜牌，获得直通东京的资格。几十年的大风大浪过来，拿过世锦赛和欧锦赛冠军，倪夏莲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。

“我非常幸运，我有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一个很好的家庭，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他们全力支持我，大公、首相以及各级政府部门、奥委会、乒协，甚至包括我的邻居。所有人支持我，我被爱包围着，这种感觉很棒，让我有充足的动力继续打球。”

在东京奥运会上，倪夏莲创造了历史，成为年龄最大的奥运选手，但是她明白，作为一个奶奶级运动员，自己存在很多局限性，身高偏矮，打法落后，没有高质量的旋转，体力远远不及年轻选手，但是胜负无法限制她的快乐。“赢了，就继续打；输了，就度假嘛。”

有时候，倪夏莲觉得乒乓球甚至不算自己的工作，“我不靠它赚钱，也没有人逼我，是我愿意去打球”。

东京奥运会之后，媒体追问倪夏莲，这不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？

倪夏莲给出这样的答案：“不是没有可能，我只是享受比赛，年轻一代更出色，他们实力更强，更有活力，如果能参与其中，我非常高兴。”

倪夏莲的成就值得被敬仰，但难以被复制，她说道：“我是幸运的，这种模式几乎不可复制，上了年纪的人，无论海外兵团还是在国内，条件都没我这么好，因此我经常说，我是被爱推动着去打乒乓球的。”

摘自《界外》



倪夏莲与家人合影